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四十二章·反也者章】

【反動弱用論】：		先論反、弱為道之動用；次論無生有、有生萬物；再論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萬物；結論萬物有陰陽分殊，須虛化來調和。
第四二章 第一句	反 <sup>1</sup> 也者 <sup>2</sup> ！	「道、泛生神」以「背反分殊力量」，來「振動、運動」自身那「獨自存立、遍及一切」又「不可分割」的「沒有限度的渾同整體」；從自身那「獨自存立、遍及一切」又「不可分割」的「沒有限度的渾同整體」中，「泛生」出那「現象世界」中，「巨量多變、生生不息」的「分殊多元」啊！
第四二章 第二句	道之 <sup>3</sup> 動 <sup>4</sup> 也；	這是那「分生天地萬物」，同時又「統整天地萬物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祂在「分生天

<sup>1</sup>反：「反力」也，「背反力」也，「背反分殊力量」也。相對於「弱統合作用力」，「反」也是一種「強作用力」。「背反分殊力量」是「道、泛生神」泛生那現象世界中，巨量多變、生生不息之「分殊多元」的力量。「反也者！道之動也」這句話中，「反」是「道之動」，也就是說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泛生「現象世界」時，是以一種「背反分殊」的「動力」來進行「運動」。所謂「背反分殊」，只是形容「泛生運動」時「從無到有、從無形到有形、從一元到多元」的變動樣態，絕不是說圓全不二的「道、泛生神」本身具有「背反分殊」的本質。「背反分殊」只是在講一種樣態的新生運動，是「從無到有、從無形到有形、從一元到多元」；由於「從無到有、從無形到有形、從一元到多元」，不可能以原本的樣態呈現，如果以原本的樣態呈現，就是保持原狀沒有變化了，所以產生「新生變化」的運動，由於形成了「不同樣態」，或說是「相反樣態」的新生物，所以這種產生「新生變化」的運動，就稱為「背反分殊運動」，而這種「背反分殊運動」的力量，就稱為「背反分殊力量」。就像宇宙大爆炸之前，可能只是一個小點，宇宙大爆炸之後，就形成了宇宙和萬物，也生成了人和蟲魚鳥獸，這個運動就是「背反分殊運動」，而這種「背反分殊運動」的力量，就稱為「背反分殊力量」。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泛生「現象世界」時，如果沒有使用「背反分殊力量」，就不會有「現象世界」的形成，但是這個「背反分殊力量」是屬於一種「物質力量」，是屬於「強力」，是「發散性」的「分殊力量」，如果宇宙中只有這種力量，那麼宇宙的變動就會快速而沒有休止，無法平衡，甚至沒有任何和諧的狀態，最後甚至可能會在過度分殊時，剎那間崩解。所以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泛生「現象世界」時，在發出「背反分殊力量」的時候，也同時發出了另一種「弱統合作用力」，來抑制和平衡「背反分殊力量」，這「弱統合作用力」是屬於一種「反物質力量」，是屬於「弱力」，是「削減性」的力量，這種力量抑制和平衡了「背反分殊力量」，於是「背反分殊力量」和「弱統合作用力」便形成了平衡和和諧，所以宇宙間才能夠在平衡和諧中長久生生不息，我們也才能安身立命，而擁有生命的寧靜幸福。反，相反也，這裡指「背反分殊力量」也。反，相反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反，相反也。」

<sup>2</sup>也者：起下之詞，啊也。《經傳釋詞·九》：「為起下之詞；或上言者，而下言也，或上言也者，而下言也。此處「也者」譯為「啊」是表示起下的感嘆詞。

<sup>3</sup>之，的也。

<sup>4</sup>動：振動也，震動也，運動也，動力也。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「泛神論」神學的「運動」概念，那就是「振動，震動」而非「移動」的運動概念，因為「泛神論」認為，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至大無外、至小無內」的，所以沒有在「道、泛生神」之外的任何事物，甚至沒有在「道、泛生神」之外的空間，因此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泛生宇宙之時，絕不可能在「道、泛生神」之外的另一個地方將宇宙泛生出來；也因此「道、泛生神」的泛生運動，不是從此處到彼處的移動，不是從甲點到乙點的移動，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本身就是遍一切處，在祂之外沒有別處；所以「道、泛生神」的運動，是以一種「振動，震動」的方式在運動。所以在《易·无妄》：「動而健。」的「虞注」

		地萬物」時的「背反分殊運動」；
第四章 第三句	弱也者！	「道、泛生神」同時又以「弱統合作用力」，來「統整調和」那「現象世界」中「巨量多變、生生不息」的「分殊多元」；使那「現象世界」中「巨量多變、生生不息」的「分殊多元」，依舊保持在「道、泛生神」自身那「獨自存立、遍及一切」又「不可分割」

中，直接把「動而健」的「動」，注為「震動」的「震」，就是這個原因，這種「振動，震動」的概念，是「泛神論」神學關於「上帝、神」運動的基本概念。到後來一些非「自然神論」而主張「自然論」的拙劣神學家，他們否定「泛生神」，而以「大自然」為本，這些人幼稚地從四季循環的概念中，帶入了大自然中，有形物質的「循環」概念，從此才出現了本體的運動是「循環運動」的幼稚概念，這種「循環運動」的邪知見，最後幾乎把「泛生神論」的「振動，震動」概念全淹沒了，所以要復興「泛神論」就一定要重新堅定「振動，震動」的運動概念。「泛生神論」的「泛生萬物」的地方，和「創造神論」的「創生萬物」的地方，是完全不同的；「泛生神論」的「泛生萬物」的地方，是在「泛生神」之內，而「創造神論」的「創生萬物」的地方，則是在「創造神」之外。所以「泛生神」泛生萬物時，其運動形態是在「泛生神」之內的「振動，震動」，而「創造神」創造萬物時，其運動形態是從此處到彼處的移動，是從甲點到乙點的移動。甚至連「創造神」自己也經常從甲點移動到乙點，而出現在不同的地方，這是「創造神論」和「泛生神論」的重大差異。「泛生神論」是基於「上帝、神」是「無外而至大」，在「上帝、神」之外，沒有任何事物和空間，所以必是以「振動，震動」來泛生。「創造神論」則認為「上帝、神」之外，還有一些地點和空間，所以「上帝、神」就在祂之外的地點和空間，創造一些屬於祂自己的生物，讓它們在那些地方生活，而「創造神」自己，也經常移動到那些地方走動散步。動，振也，震也，靜之對也。《正字通》：「動，振也。」《易·无妄》：「動而健。」虞注：「動，震也。」《增韻》：「動，靜之對。」

<sup>5</sup>弱：「弱力」也，「弱作用力」也，「弱統合作用力」也。相對次「背反分殊力量」，「弱」就是一種「弱統合力量」。「弱統合作用力」是使切現象世界中那巨量多變、生生不息的「分殊多元」，依舊保持在「道、泛生神」自身那獨自存立、遍及一切又不可分割的沒有限度的渾同整體之中的力量。「弱也者！道之用也」這句話中，「弱」是「道之用」，也就是說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泛生「現象世界」時，是以一種「弱統合」的「動力」來進行「作用」。

「反也者！道之動也」和「弱也者！道之用也」其中的「動」和「用」這兩個字，就是「動用」一詞的拆字，所以我們在看「動」的時候，要知道「動中有助」，在看「用」的時候，要知道「用中有動」千萬不可以把「動」和「用」兩個字完全切開來解釋。所以說「反也者！道之動也」和「弱也者！道之用也」，合起來的意思，其實就是「反、弱兩者！道之動用也」的意思。由此可知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泛生宇宙時，是「反、弱」兩力並用的。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泛生宇宙時，以「背反分殊力量」和「弱統合作用力」同時並用，使祂所泛生的宇宙，一方面形成「多元分殊」，一方面又讓這「多元分殊」保持在「一元整體」之中。由於「背反分殊力量」是一種「分殊力」，這種「分殊力」如果快速而且無限進行，會造成宇宙失衡而導致崩解，所以「道、泛生神」在發出「背反分殊力量」，同時以「弱統合作用力」來節制「背反分殊力量」，如此宇宙才能保持在和諧的狀態，而不會瞬間崩解，如此才能有「時間」的存在。由於「弱統合作用力」是一種作用於物質的「弱力」，「弱力」是一種溫和的力量，「弱力」在作用時，不會去強力改變對方，所以不容易被人所感覺所發現，聖師老子因此才稱為「弱」。《老子道德經》中，聖師老子所講的「柔、弱、細、微」都是基於這個「弱統合作用力」的原理來講的。由於世人容易見到「剛、強」的力量，以為「剛、強」的力量，可以達成「合眾共和」那撕裂混亂的世界的目的；但是聖師老子卻要告訴我們那「剛、強」的力量，其實是「分殊」的力量，不但不能「合眾共和」那撕裂混亂的世界，反而會更加深化那撕裂混亂的世界。只有「柔、弱、細、微」的「弱統合作用力」才能「合眾共和」世界，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泛生世界時，就是用「弱統合作用力」來節制「背反分殊力量」而達到宇宙和諧的，所以說那些不明白聖師老子所講的「柔、弱、細、微」的道理的人，如果先懂看老子「泛神論」神學中的宇宙泛生論，就能明白聖師老子所講的「柔、弱、細、微」的道理了。

		的「沒有限度的渾同整體」之中啊！
第四二章 第四句	道之用 <sup>6</sup> 也。	這是那「分生天地萬物」，同時又「統整天地萬物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祂在「統整天地萬物」時的「弱力統合作用」。
第四二章 第五句	天下之物 <sup>7</sup> ，	「現象世界」中，那一切「有分殊、有限度」的「名物」，也就是那一切「有分殊、有限度」的「有名象位階」的「個體物」，
第四二章 第六句	生 <sup>8</sup> 於 <sup>9</sup> 有 <sup>10</sup> ；	全都是生成於「有」；也就是說，是在「有形」的狀態下，生成了「現象世界」中，那

<sup>6</sup>用：動用也，作用也，應用也，運用也。這裡講的「用」，要和「反也者！道之動也」的「動」一起看，而視為「動用」。「反也者！道之動也」和「弱也者！道之用也」裡面所講的「反、背反分殊力量」就是「陽」，「弱、弱統合作用力」就是「陰」。老子「泛神論」神學中，講宇宙萬物「負陰而抱陽」這「陰、陽」就是「弱統合作用力」這個「陰」，和「背反分殊力量」這個「陽」。聖師老子「泛神論」神學的「陰、陽」，絕不是北宋偽儒張載「理學氣論」所謂的陰氣和陽氣，這張載的「理學氣論」，其實是模仿變造聖師老子「泛神論」神學的宇宙論，而弄出來的不三不四思想。張載把聖師老子「泛神論」神學的「弱統合作用力」的「陰」，妄說成「陰氣」，又把聖師老子「泛神論」神學的「背反分殊力量」的「陽」，妄說成「陽氣」。經過張載這麼一變造，聖師老子「泛神論」神學的「背反分殊力量」和「弱統合作用力」的宇宙論的「強作用力，弱作用力」和階平衡的深層真義，就被完全矛盾的「陰氣」和「陽氣」強力對抗所取代，而全都不見了，從此世人就被「陰氣」和「陽氣」這個異端的「氣」，遮蔽了眼目，再也看不到聖師老子「泛神論」神學的真理，最後連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也被這些異端學說所遮蔽了。這「陰、陽」兩字，是聖師老子最先用於神哲學的，外道講「陰、陽」都是抄襲變造才有的，根本就沒有什麼「陰氣、陽氣」，在老子聖學中，「氣」是指人的「個性的氣焰」，「氣」是不好的負面的東西，「氣」跟你發怒生氣的「氣」是同一個東西，在老子聖學中，「氣」是要虛化要節制的東西，人的「個性的氣焰」根本不是好東西，只有異端才會把「氣」弄到「陰」和「陽」裡面，造成「陰」也不開心而發怒生氣，「陽」也不開心而發怒生氣；「陰氣」和「陽氣」兩個都是強力，都這麼愛發怒生氣，整天互相鬥來鬥去，專搞恐怖平衡，難怪那愛講「陰氣」和「陽氣」的偽儒「理學」，和接著而來的偽儒「心學」，會把宋明兩個朝代，搞得全國污煙障氣，國衰命微，民不聊生。所以說，我們看到「陰、陽」兩字，就必須照著聖師老子所講的「弱統合作用力」就是「陰」，「背反分殊力量」就是「陽」，這樣才是正信，其他外道異端所講的「陰氣、陽氣」都是異端，絕不可相信。

<sup>7</sup>天下之物：世界萬物也，這裡指的是「現象世界」的所有東西。天下：世界也，這裡專指現象世界。物，萬物也，事也，色也。《說文》：「物，萬物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物，事也。」《周禮·春官·保章氏》：「以五雲之物。」注：「物，色也。」《國語·楚語下》：「毛以示物。」注：「物，色也。」色：形象也，物象也。《波若心經》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按：「色，形象也。」

<sup>8</sup>生：生成也，產生也。《玉篇》：「生，產也。」

<sup>9</sup>於：句中表對象的助詞。這裡表示天下之物從有所生。

<sup>10</sup>有：有的狀態也。現象世界的東西原本「沒有」，在生成之後的一剎那之間，就全都變成「有」。就像宇宙大爆炸之前，現象世界的東西原本「沒有」，但在大爆炸之後的一剎那之間，就全都變成「有」。而這個「有」，也開始生成了更多分世界萬物，所以說「天下之物，生於有。」要注意的是這裡講「有」不是指「道、泛生神」。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視之而弗見、聽之而弗聞、抵之而弗得。」不能形成概念，更不能形成名言的，所以「道、泛生神」是超越於「有、無」之概念而存在的。事實上我們不能說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有」，也不能說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無」；我們甚至不能問像：「有沒有『道、泛生神』？」這樣的問題。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是超越於「有、無」的，在「有、無」的命題之下來問「道、泛生神」那「視之而弗見、聽之而弗聞、抵之而弗得。」的狀態，等於是把「道、泛生神」問到一個名言的框子裡了。所以過去有人問：「世界上有沒有一種真理，可以讓我見了信而不疑的？」像這樣的問題，本身就是一個不合法的問題，因

		一切「有分殊、有限度」的「個體物」；
第四章 第七句	有，生於無 <sup>11</sup> 。	「現象世界中，那一切「有分殊、有限度」的「有，也就是「有形」，全都是生成於「無」，也就是生成於「無形」。也就是說，在「有」的狀態下，所生成的「現象世界」中，那一切「有分殊、有限度」的「個體物」，全都是從「沒有名象位階」也「沒有分殊、沒有限度」的「無」的「無形」狀態下所生出來。意思就是說，「現象世界」中，各種「形態」之「有」，全都是形成於「無」。
第四章 第八句	道生 <sup>12</sup> ；	那「沒有名象位階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，因為祂是「獨自存立、遍及一切」又「不可分

為問這個問題的人，首先就把「真理」置於「有沒有」的「有、無」框架之中，他已經設定了「真理」必在「有、無」之內，如此像「道、泛生神」這種超越於「有、無」的「真理」，他就永遠問不到了；其次是他必須要「見到」，才能「信而不疑」，如此像「道、泛生神」這樣「視之而不見」的「真理」，他永遠都不能親見，如此他就永遠不信了。所以說，「道、泛生神」是超越於「有、無」之概念而存在的，這點在老子神學中是非常重要的，一旦出錯整個老子神學系統就會全部崩潰了。「道、泛生神」超越於「有、無」之概念而存在，「道、泛生神」不在「有、無」之中，所以第四章，聖師老子要我們在講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實有、實存」時，一定要先虛化「道」這個「名」，才能說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實有、實存」，如此我們在說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實有、實存」時，才不會又被「名」框住了。所以本章這裡所講的「有」，絕不是指「道、泛生神」，而是講現象世界的東西原本「沒有」，在生成之後的一剎那之間，就全都變成「有」。

<sup>11</sup>無：沒有也，沒有的狀態也。現象世界的東西原本「沒有」，在生成之後的一剎那之間，就全都變成「有」。所有現象世界的東西，在「有」之前，就是「沒有」。「有生於無」和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文義上似乎一模一樣，但是用邏輯去檢查，卻會發現「有生於無」在邏輯上是沒問題的，但是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用邏輯去檢查，卻會發現有問題。因為「有」不等於「無」，「無」不等於「有」，「有」和「無」是完全相反的東西，而且以文字定義而言「無」是「不存在任何事物」，所以從「無」的角度來看，就邏輯而言，「不存在任何事物」不可能生出「存在事物」的「有」出來才對，所以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的「有生於無」是完全不合於邏輯的，應該是一個偽說。但是如果你從「有」的角度去看，很多我們所見過的東西都本來是「有」，最後卻「沒有」了，全變成「無」了；譬如人死了，即使燒剩了骨灰，這骨灰仍然不是這個人，所以這個人確實沒有了；所以我們在邏輯上，可以很合理地說「有變成無」，這個「有變成無」並沒有違反邏輯，可是前面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卻完全違反邏輯，會發生這個奇的現象，不是沒有理由的，因為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我們不知道那個「有」是什麼，所以邏輯上，自然會不同意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，如果那「有」，是指花落之後才生成的一顆蘋果，在花未開時，那顆蘋果確實是「無」，如此所謂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就會變成合於邏輯的。所以我們看「有」和「無」其實是不能完全分開來看的，因為「有」和「無」是相生相成的概念，當我們講「無」時，一定是針對確定的「有」而言，絕不能拿沒有確定的「有」來講「無」，譬如當前世界上沒有「長牛角的兔子」，我們不能說「無」可以生出「長牛角的兔子」的這種「有」，所以我們在講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時，一定是就客觀存在的東西來講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，這樣就不會出現邏輯的錯誤。由此可見聖師老子在講「有生於無」時，他不說成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，而說「有生於無」，「有生於無」這句話，其實是非常謹慎才說出來的。聖師老子首先說「有」這個字，所以他先確立了現象世界客觀存在的「有」，然後說這些「有」生於「無」，所以他能夠很小心地避開了「無變成有、無中生有」可能會造成邏輯錯誤的問題。我們從「有生於無」這句話的嚴謹，就可以見到老子的整個「泛神論」神學，絕不是隨便講的，而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神學系統，這也是未什麼很多學術思維能力薄弱的人，爭相翻譯《老子道德經》，卻總是不得其門而入的原因。

<sup>12</sup>一：概念「一元」也，相對於「多元」的「一元」也。「道、泛生神」，因為祂獨自存立、遍及

		割」的「沒有限度的渾同整體」；我們因此而「產生」了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看起來好像是「整體一元」的「概念」，因此「妄生」了：「概念『一元』」；
第四章 第九句	一生二 <sup>13</sup> ；	在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整體一元」狀態下，又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祂「動用」了「背反分殊運動」和「弱力統合作用」，因而從「無」而「有」地，「泛生」了「現象世界」；我們因此而「產生」了，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本體世界」和「現象世界」的「有」，好像是「二元並存」的「二元分殊概念」，因而「妄生」了：「概念『二元』」；
第四章 第十句	二生三 <sup>14</sup> ；	在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本體世界」和「現象世界」是「二元分殊」的概念下，又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祂同時又針對「現象世界」的「有」，「動用」了「背反分殊運動」和「弱力統合作用」；把「現象世界」的「有」，同時「一分為二」；因此在「現象世界」的「有」之中，透過「背反分殊運動」形成了「陽」，透過「弱力統合作用」形成了「陰」，而形成「現象世界」中「一陰、一陽」的「分殊」狀態；我們因此而「產生」了，「道、泛生神」和「一陰、一陽」，看起來好像是「三元並存」的「三元分殊概念」，因而「妄生」了：「概念『三元』」；
第四章 第十一句	三生萬物 <sup>15</sup> 。	在「道、泛生神」和「一陰、一陽」的「三元分殊」概念下；又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祂又「持續不停」地針對「現象世界」，「動用」了「背反分殊運動」和「弱力統合作用」；把那原本只有「一陰、一陽」的「現象世界」，再度從「一陰、一陽」的「二元」，分殊為「三元」，進而再分殊為「四元、五元、六元…」，一直到「現象世界」，出現了那「巨

一切，又整體不可分割；我們因此而產生了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看起來好像是「整體一元」的「概念」，因此妄生了概念「一元」。

<sup>13</sup>二：概念「二元」也。「一元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，加「一元」的「現象世界」，合為「二元」。

<sup>14</sup>三：概念「三元」也。「一元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，加「一元」的「陰」，再加「一元」的「陽」，合為「三元」。「陰」是「弱統合作用力」所形成，「陽」是「背反分殊力量」所形成。「現象世界」的「一陰、一陽」就是「弱統合作用力」和「背反分殊力量」這兩種力所形成，也是以這兩種力量的和諧與平衡。

<sup>15</sup>萬物：現象世界中的一切天地萬物也。

		量多變」，而會在「生成、壯大、老化、消亡」中循環，卻永遠是「生生不息、永無止盡」的「多元天地萬物」。
第四章 第十二句	萬物負陰而抱陽 <sup>16</sup> ；	由於那「天地萬物」是在「道、泛生神」那「背反分殊力量」的「背反分殊運動」，和那「弱統合作用力」的「弱力統合作用」，兩者「交互動用」之下所生成；所以「天地萬物」才會在「統一」中，仍然帶有「分殊」；這也是同樣是「道、泛生神」所「泛生」的「天地萬物」，卻仍然會出現「陰」和「陽」，彼此「差異」的「分殊」，而各自形成不同的「個體物」的原因。那「分殊」的「陰」和「陽」，由於是在「道、泛生神」那「背反分殊力量」的「背反分殊運動」，和那「弱統合作用力」的「弱力統合作用」，的「交互動用」之下所生成；也因此「陰」和「陽」便形成了「既分又合」的「統一中有分殊、分殊中又有統一」的狀態；這種「統一中有分殊、分殊中又有統一」的狀態，就像一個人「背上」背著「陰」，「懷中」又抱著「陽」，卻永遠無法分開一般。
第四章 第十三句	虛氣，以為和 <sup>17</sup> 。	所以說，世間「一切眾人」，全都是在「統一中有分殊、分殊中又有統一」的「負陰而抱陽」的狀態下所生成，因此全都同時擁有「分殊性格」和「統一性格」。所以世間「一切眾人」都應該「虛化」自己「個性的氣焰」，以保持世間「一切眾人」能夠在「統一中有分殊、分殊中又有統一」的平衡狀態下，彼此「和諧」共生，不致於因為「個性的氣焰」過強，而擴大了「分殊」，造成人和人之間「失和分裂」。

<sup>16</sup>負陰而抱陽：像人的「背上」背著「陰」，「懷中」又抱著「陽」，永遠無法分開一般。意思是說，天地萬物都是「背反分殊力量」的「背反分殊運動」和「弱統合作用力」的「弱力統合作用」的「交互動用」之下所形成，所以在「統一中有分殊、分殊中又有統一」。

<sup>17</sup>虛氣以為和：虛化自己「個性的氣焰」，以保持世間一切眾人能夠在「統一中有分殊、分殊中又有統一」的狀態下，彼此「和諧」共生。因為人也是在「背反分殊力量」的「背反分殊運動」和「弱統合作用力」的「弱力統合作用」之下所形成，所以人也是在「統一中有分殊、分殊中又有統一」，所以為了要「和諧」共生，每一個人都要虛化自己「個性的氣焰」，以免打破了「統一中有分殊、分殊中又有統一」的狀態，而擴大了分殊，造成失和分裂。